

柳無忌散文選

——
古稀話旧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柳無忌散文選

——
古稀話旧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06893

21006893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柳无忌散文选

柳无忌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百花印刷厂印刷

787×1092 $\frac{1}{32}$ · 7 $\frac{1}{2}$ · 154,000

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社目: 110-215 书号: 10309·46 定价: 1.15元

题 字： 许德珩

封面题字： 赵朴初

责任编辑： 杨培林

封面设计： 王秉谦



作者近影



▲ 柳氏一家（一九二六年于上海）。左起第三人为柳无忌，第四人为柳亚子。



◀ 一九八一年十月柳无忌夫妇与其妹柳无非（左三）在江苏省吴江县黎里镇柳亚子故居前。

學海通古今
文章傳古今

許德珩題



甲子仲夏
時年九十有五

编者的话

柳无忌系著名爱国民主人士、诗人柳亚子先生之子。早年就读于清华学校，毕业后入美国劳伦斯大学、耶鲁大学和英国伦敦大学攻读西洋文学。回国后，先后执教于南开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重庆中央大学。后再度去美，在耶鲁大学、印第安纳大学等校讲学。现已退休。

柳无忌先生对西洋文学有很高的造诣，数十年来从事研究翻译，著述颇丰，是一位多产的作者。

柳无忌先生曾于一九七三年返国省亲观光。一九八一年第二次返国，曾在北京参加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会，表达了作者对祖国的关注。

我们编辑出版这部书献给缅怀祖国过去，关心祖国现在和未来的广大读者们。

在此书出版之际，我们谨向分别为此书题词，题签，撰写“书后”、序言的许德珩同志（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赵朴初同志（全国政协副主席）、费孝通同志（全国政协副主席）、罗念生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九八四年八月

序

罗念生

本书作者柳无忌出身于亚子先生的书香之家，一九〇七年生，江苏吴县人，笔名啸霞。幼年读私塾。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五年在上海圣约翰中学及大学一年级念书。一九二五年自“后门”进入清华学校，他的家庭曾为他付出“巨大的金钱代价”。那一年旧制清华改办为大学，需要资金，凡愿捐赠五千元的家长，可以送子弟入学。当时有几位家长都是自愿加倍捐献。无忌于一九二七年以清华“公费”（庚子赔款）留学美国，攻读西洋文学。一九三一年赴欧洲游历。次年回国，相继在南开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央大学任教。一九四五年赴美讲学，原定一年为期，却一去不返三十余年。

无忌初入清华时，异想天开，要制造毒气炸弹，因此学习化学，可惜不会做实验，制造不出来。次年，在朱自清先生和同班人朱湘（子沅）的指引下改学文学。其实无忌“家学渊源”，尽管他自己不承认。他刚满十岁就加入亚子先生组织的“南社”，受到文学熏陶。少年时喜欢阅读旧小说和新译的西洋说部。十七岁“醉心于新文学”，很早就开始苏曼殊研究。由此可见他的志趣早已趋向于文学方面。

无忌手不释卷，笔不停留，学贯中西，著述编译有三、

四十种之多，其中重要的有：《苏曼殊全集》、《少年歌德》、《抛砖集》（新诗集）、《柳亚子文集》、《柳亚子年谱》、《印度文学》、《英国文学史》、莎士比亚戏剧《西撒大将》（中译本）、《中国文学概论》、《葵晖集》（三千年中国诗选，英译本）、《古稀话旧集》（散文集）、《休而未朽集》（散文集）。

这本散文选大半是好文章。《我不认识的苏曼殊》一文，意味深长，娓娓动听，结尾句尤佳。《我所认识的子沅》是一篇优美的散文，情感真挚，叙述生动，很令人感伤。《集邮六十年琐记》经过转载，为千千万万读者所喜爱，唯有笔者不在此数之内，这不是说文章不好，而是说各有所好。

作者最爱好英国浪漫派诗人，特别是雪莱，他自己的诗文也深受浪漫派的影响，情感奔放，风格华丽，花样繁多，描写细致。浪漫派的最高成就要数但丁的《神曲》，古典派的最高成就要数弥尔顿的《失乐园》，前者细致入微，可以丰富我们的想象，后者简洁单纯，可以刺激我们的想象。这两种手法在艺术上难分高下。在我们的经典著作中，可举《红楼梦》与《三国演义》为例，对前者经常有论著发表，对后者尚未作深入的研究。

浪漫派注重情感，而情感又是由灵感引起的。无忌的诗文都是由灵感而生成的。笔者曾央求无忌写梁宗岱，他回信说，一俟情感成熟，方能动笔。宗岱逝世后，笔者把为宗岱作传的陈锡添的来信告诉无忌，说是宗岱听见笔者央求无忌写文章的事，泪流满面而不能言语。这句话给无忌引来了灵感，他立即快笔草就怀念宗岱的文章，正如他自己说的：“情绪汹涌起来，文字如泉水般直泻而下。”

无忌喜欢写文章，办刊物。他和罗皚岚、陈麟瑞（戏

剧家，笔名林率、石华父）几个同学在纽约聚首，他提议办个文学刊物，取名为《文艺杂志》，请亚子先生作名誉主编，介绍上海开华书店出书。至一九三二年九月，共出四期。无忌在刊物上发表新诗和诗论。我们还刊载过朱湘的诗作、水天同的书评、曹希文的散文。可以说这是清华学生的同人刊物。现在有人考证，亚子先生并未编辑此书，笔者只好承认是自己一个人编辑的。另外有人说朱湘参加了“文艺杂志社”的活动。这是误传，因为我们并没有结社。我们结社是在一九三五年，由无忌与鳘岚在南开大学发起组织“人生与文学社”，编辑期刊《人生与文学》、天津《益世报·文艺副刊》，出版丛书《苦果》（鳘岚的长篇小说）、《朱湘书信集》，这个集子已由上海书店复印，是研究朱湘诗论的重要资料。

无忌对朱湘怀有深厚的友谊。他曾于一九七六年为《朱湘文选》作序，写出《朱湘：诗人的诗人》一文，可谓有胆识。当时我们还不能动笔写这种文章，主要原因是有人把这位诗人归入“反动的”新月派，其实他并不是新月派中的人，而是与他们作对的。我们三人五十年来写了二十多篇怀念朱湘的文章，无忌坚持要出《二罗一柳忆朱湘》一书，经他推荐并催促，这本小册子终于编成，即将出书。

无忌在国内任教期间，写了许多篇论说文，集成《西洋文学研究》一书，其中《西洋文学与东方头脑》、《西洋戏剧发展的阶程》、《少年歌德与新中国》等篇，既是精辟的学术著作，又是优美的散文。

无忌自一九七六年从美国大学退休后，集中精力研究元代杂剧，著有专论多篇，如《中西古典戏剧的比较观》、

《关汉卿的戏剧艺术》、《合称双璧的董王两部西厢记》等篇，考证精确，立论谨严，很有学术价值。作者日前来信说：“忽然心血来潮，有意把我历年来所写的有关中西戏剧的文章编成集子，看有无出版机会。”

无忌曾告诉我，他要花七年功夫，写出三卷本《中国戏剧史》，这是一位年高的学者的宏伟计划。笔者祝愿这部巨著水到渠成，尽管自己不一定能有机会捧读，拿元曲与古希腊悲剧中的歌曲对照比较。

一九七三年，无忌回国探亲，到北京大学去找我，到校时发现错误，以致失之交臂，未能见到。一九八一年，无忌第二次返国，参加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会，我们才得相逢，但见他精力充沛，翩翩风度，不减当年。半个世纪久别重聚首，有话不知从何说起，只谈了为朱湘恢复名誉的事。他最近来信说，准于亚子先生百岁诞辰，回来参加纪念会。后会有期，复怀希望，但愿天假我年，得与健存的老友一同回忆“水木清华”的弦歌之声与读书之乐。

一九八四年四月 北京

目 录

庆古稀——代序	(1)
---------------	-------

新录鬼簿

纪念父执朱少屏	(9)
我不认识的苏曼殊	(15)
张梅两校长印象记	(29)
与朱自清同寓伦敦	(42)
我所认识的子沉	(51)
思往事——我与许芥昱	(60)
恻恻吞声、生死两别——悼念罗端岚	(65)
梁宗岱在南开	(70)

乐于回首

古稀人话青少年	(77)
南岳日记	(88)
烽火中讲学双城记	(108)
教授中外文学的经验谈	(127)
抗战时在重庆卖稿实录	(135)
集邮六十年琐记	(146)
回忆我与周恩来的几次会见	(159)

退休闲趣

追忆我的“荣休庆宴”	(167)
------------------	---------

搬家小插曲——阻雪新墨西哥州赖茨堡记	(176)
斋翁失书记	(182)
堡垒中的高年公民——孟乐公寓写真	(192)
流浪汉河之行——优哉游哉散记之一	(198)
胜记商号——优哉游哉散记之二	(208)
阅报的乐趣	(214)
梦里简书香	(220)
旧话相应——《柳无忌散文选》书后	(225)

庆古稀

——代序

一

我踏上了中寿的康庄大道——
昔人之古稀，今已无足奇异。
在污染消灭的理想环境内，
平均寿命，超出了七十高龄。
医药日新月异，疫疠被隔绝；
保健有学问：维他命，延己命。
虽为小恙所扰，我健好如初，
无烟酒嗜好，有规律的生活。
愿以一己的心得，供诸世人，
说出养生大道，修身的哲理。

二

在我告老那年，朋友与学生，
为我的“荣休”庆贺，为我开筵。
当时，我对众宣布：我期待着
闲暇将带给我未来的愉悦。
那是老年人的三福：读、写、乐。
我会有充分的时间与自由：

读我要读的书籍——有女如玉；
写我要写的文字——抛砖引玉；
享我要享的乐趣——其乐无穷。

我不再忌讳：“不出版，进棺材^①。”
那是说，作为一个大学教授，
如果没有著作贡献学术界，
（使他在剧烈无情的竞争中，
高出齐辈），会丧失升级机会，
对着“洋铁的饭碗”^②，望洋兴叹。
这些顾虑我可以抛诸脑后。
一个从谋生中被解放的人，
应安详地满足，自得其乐趣，
度着安适、闲裕、淡泊的余生。
我发明与实践了笑的哲学：
举凡人生的一切不如意事——
如累积的苦痛，抚膺的怒气；
过去现在，有意无意的错误——
都可付诸一笑，以一笑了之。

三

老年人笑的实行，极其简单，
只要在清晨起床，对镜微笑；
为褪色的容颜，鸡皮的皱纹，
发出顾影不怜，会心的一笑。

笑是多方面的，最好笑自己。
笑我白发斑斑，但并不伏老；
牙腔有缺陷，装上半口假齿，
以贗乱真，极尽咀嚼的能事，
胜古人“落齿”^③作诗，叫苦连天。
笑我神志清醒，更难得糊涂^④；
笑我健饭贪嘴，却硬要跌磅。
人生在世，倘未能举步如飞，
何不坐车代步，一小时百里？
笑我已老态龙钟，老眼朦胧。
小心翼翼，怕在冰雪上行走；
如下梯子一般，要脚步放稳，
好似一失足就会有千古恨。
老年人最忌栽一个大筋斗，
伤肢骨，丧性命，不是等闲事^⑤。

四

打趣了自己，不如也笑他人？
笑人们好追忆如梦的过去，
把它染上一层光辉的色彩；
殊不知过去并非完全可恋，
还不如嚼味着日常的经验！

我笑古人并无今人的眼福，
看太空人在月球上举大步；